



静了
看
我
就
自
主
也
是
头
心
毛
一
也
憾
过
的
去
我
回
示
要
启
报
写
好

说话 (一)

陕西旅游出版社
贾平凹 著



陕西名家短篇小说精选

说 话 (一)

贾平凹 著

陕西旅游出版社

目 录

盼 儿	(1)
母 亲	(4)
丑 石	(8)
静虚村记	(10)
天上的星星	(15)
月 鉴	(18)
鸟 窠	(23)
夜 籁	(27)
我的小学	(33)
一匹骆驼	(39)
我的台阶和台阶上的我	(45)
我的小传	(58)
人 病	(59)
祭 父	(66)
树 佛	(77)
关于女人	(79)
关于父子	(85)
闲 人	(90)
弈 人	(95)
名 人	(100)
谈 病	(106)
玩 牌	(109)

哭三毛	(114)
再哭三毛	(118)
佛 事	(124)
四十岁说	(128)
西安这座城	(132)
说 话	(137)
关于坝	(139)
说家庭	(141)
说生病	(145)
说请客	(148)
说花钱	(151)
说房子	(154)
说孩子	(158)
说奉承	(162)
我的老师	(166)
说足球	(169)
说打扮	(170)
说 死	(173)
说美容	(177)
读张爱玲	(179)
狐 石	(182)
好女不戴金	(185)
饮 者	(188)
手 术	(191)
走进塔里木	(194)
缘 分	(200)
江浙日记	(204)

江苏日记 (205)

浙江日记 (248)

江苏见闻 (279)

怎不忆江南 (294)

陶 俑 (297)

朋 友 (302)

盼 儿

当军车徐徐开动的时候,我的爱人突然拉住我的手说:“你要走了,给他起个名吧。”“他是谁?”爱人瞪了我一眼,害羞的目光就落在凸起的肚皮上。哦,我笑了,说:“我不能给他过满月了,男吧,女吧,只盼望他快快长,就叫盼儿吧。”四年了,我没有见到我的盼儿,每当我在边防上站岗,看见西天上的第一颗星星亮了,我总想:那是盼儿的眼睛吧。四岁了,他该有一枪托高了吧,他还没叫过我一声爸爸呢!

这一天。我刚要去上岗,爱人又来了信,拆开一看,竟是一份儿童心身发育测验表。表上写着,盼儿很健康,身高 38.4 时,体重 33.8 磅。这么重哟,我一手恐怕也拎不起来了哩!

再往下看,就是智力测验栏,上面写着:

你姓什么?

贾盼儿。

叫什么名字?

贾盼儿。

爸爸妈妈做什么工作?

妈妈上课,爸爸当解放军叔叔。

馍馍从哪里来的?

伙房里拿来的。

衣服从哪里来的？

商店里买的。

什么东西是甜的？

糖。

什么东西是酸的？

杏。

什么东西是苦的？

杏仁。

你喜欢玩什么？

抓雀儿看它的翅膀。

你长大了爱干什么？

当陈景润叔叔。

……

我笑了，多么天真的孩子，多么可爱的孩子！幸福像雨露般滋润着他，伙房里有他吃的米饭，馍馍，商店里有他穿的海军衫；他吃着甜糖蜜果，他只知世界上最苦的是杏仁，他的幼小的心灵，像一朵娇嫩的玫瑰花儿，只有花蝴蝶才敢动它！

做了孩子爸爸的我，被来信陶醉了。这时候却想起了我的爸爸。我一岁的时候，爸爸扛了枪抗美援朝去了，后来听妈妈给我说，他走的时候，摸着我的头说：孩子，爸爸走了，不打走美国侵略军，咱们的新中国就保不住！他走了，打了一年仗，最后就牺牲在朝鲜的土地上了。爸爸要是活着，他一定眼红我的孩子，一定会高兴得笑了。可是，盼儿，他恐怕并不懂爷爷为什么会牺牲在朝鲜，又恐怕还会怨他的爸爸为什么一走四年，竟不回去看他呢！

我继续往下看，最后一栏是“个性习惯”，是阿姨填的：

“个性倔强,但很讲道理。好奇心大,颇爱说话,又爱整齐、漂亮,玩起来有创造性。遇到困难,会沉默,不吭气。感情得很,最爱笑。”

啊,孩子的生活是多么有趣!他像我,我小的时候,端着木头枪,整天在大土堆上冲呀杀呀,有一次跌下来,摔破了膝盖,就用手帕包住,谁也不告诉。盼儿或许并不在土堆上玩了,他玩的是小汽车、小飞机一类的东西吧。瞧,他不是回答测验题说最喜欢玩的是“抓雀儿看它的翅膀”吗?雀儿为什么长翅膀,那翅膀为什么一展就飞上了天。盼儿一定想得很多,想让他的小飞机小汽车都长出这种翅膀来吧?长大了,“当陈景润叔叔”,小小的心灵里,就长出了多么美妙的翅膀!

孩子,你是可以当陈景润叔叔的,一定可以当的。

我向哨位上走去。长长的边防线上,夜幕已经扯下来,一切都是那么安静。天边的第一颗星星又亮了,它分明是盼儿的眼睛,在天边眨动,又在我的刺刀上跳跃。我把枪握得更紧了,眼睛睁得大大的望着北边;北边,是一片黑黝黝的树林,它像一只大黑熊,随时都想扑过来!盼儿,请相信爸爸,爸爸的刺刀,是一道不可逾越的山尖,蚂蚁也别想爬过来!

我把信揣在怀里,紧紧贴着心,对着那星星,对着孩子的眼睛说:盼儿,我的孩子,有爸爸在这儿,你们幸福地长吧,世界上最苦的并不是杏仁,但是,你们的生活一定要像糖一样地甜。爷爷保卫了新中国,使我们有了今天;今天,爸爸给你们站岗,你们都去当陈景润,让心灵长出五彩翅膀,让祖国长出四个现代化的翅膀吧!

母 亲

浅儿是我的女儿，四个月了，才刚刚会笑，没有音儿的，在嘴唇上迅速一闪的微笑。

这笑，第一个就被发现了：是我的妻子，浅儿那美丽而善良的母亲。那是树发芽，春正浅的日子，我们到姨家去，在车站上候车，孩子就在她的手掌上旋转，一口一亲，一亲一呼。万般作态地逗着，全然不理睬旁边的人了。突然，就对我叫道：“快，快来哟！”我跑过去，孩子躺在怀里，均匀地呼吸，阳光下，看见了那脸上茸茸的毛儿。豆芽菜般儿地嫩。她说刚才笑了；就再去逗，却终未再逗得出来。她便很是替我遗憾了，说那笑的好，金色的，甜丝丝的，使人心惊慌地酥酥颤……“孩子是认得我了，是专给她母亲笑的哩！”周围的人都听得有趣，吃吃地笑。她好像获得奖赏，越发兴致了，说那笑是极像玫瑰花儿在绽哩。

她真是有些傻了，全然不是以前的样儿了。那个时候，她是该活泼的妙龄，那高高隆起的胸脯里，是该蓄饱了青春的呼吸，但她却十分地腼腆，没有事了，是不大出门的，一整天可以静静地坐在家里做事。现在，她不甘寂寞了，喜欢种花，喜欢读诗，喜欢到充满阳光的田野去；一有人的地方，必然就有她抱了孩子在那里了。她个儿不高。长得娇嫩，谁也想不到是

养孩子的时候。“谁的宝贝？”人问。“我的呀！”她说，脸不青不红，问的人倒不好意思了。她就大笑，显得很骄傲，似乎这个世界上，她是最富有的，有奇功可居的人。

而且，我发现她慢慢有一种虚荣心了，极喜欢恭维。谁要说句：这妞儿长得疼哟！脸子白呀！鼻子俏呀！她就对谁十二分地好；一路跑回来，要一次又一次给我复述这些赞美词。末了，激情还是发泄不了，就抱了孩子在院子里跳着跑，快活得像一头麝，为它的香气而发狂了哩！

我是个呆人，只是偶尔弄点文学。她却是剧团里的名演员了，那头发里，袖领里，时常飘出一种淡淡的指甲花味儿的甜香。记得结婚前去一个朋友家，那人生了孩子，才过了周岁，她在那房里只呆了五分钟，不喝她家的水，连炕沿儿也不肯坐，出来对我说：“一股尿臊味儿！”如今说起这事。她就笑了，骂自己一声“幼稚”。我便看见她常常用手去拧孩子尿布；拉下屎了，还要凑近去看那颜色，说是孩子受冷了，受热了。有时正抱着，孩子突然尿下了，我叫了起来，她忙分开孩子的腿，问：“浅儿裤子湿了？”“没有。”我说，“全尿在你裤子了！”她就说：“不要惊动，让尿吧，一惊动就会不尿了哩！”她那裤子上常常就看见有尿的白印儿。但是，孩子的裤上，是不允许有一点湿的，因此，我总免不了被惩罚似的夜夜在火炉上烘那湿裤子的。

一天夜里，风雨很大，哗哗哗，打得门外的那棵棕树整夜整夜地响，我在炕上睡不着，坐起来构思一篇文章，终也思绪不收。她却沒有醒，伸着胳膊，让孩子枕了，那整个身子就微微蜷着，孩子就正好在她的怀抱了。哟儿，哟儿，睡得安闲，似乎那风声雨声，在棕树叶上变成了悦耳的旋律，那睫毛扑落下来，是一副完全浸融的神态。突然，孩子动起来，只那么哭出

一声,她猛地睁开了眼,立即就醒了,伸手将孩子抱起来。我奇怪了,在她那身体的什么地方,有一根孩子的神经吗?孩子醒来了,半夜里是常常不再去睡的,她就搂着哄,说好多好多的话:“乖乖,不要哭,听妈妈话啊!”“瞧爸爸,爸爸又在想文章了,你问他,又在编什么离奇的故事了?”我笑她“对牛弹琴”,她说:“你听你听,孩子完全是听得懂的。”我终没有听出什么来,浅儿只是傻乎乎地“啊儿”“啊儿”地叫着。

慢慢地,我嫉妒起我的小浅儿了,这孩子没有出生前,我是她的魂儿,一下班回来,她就让我陪着她说话,给我撒娇,一颗糖儿也要我吃一半她才肯吃的。现在的重点,彻底是转移了,孩子成了她的心儿,肝儿。可以说,我之所以对孩子好,是为了讨得她的喜欢,而她待我好,也只是我好待了这孩子。我从京城托人买给她了高级毛线,是让她打些时髦的上衣和头巾的,她却全给孩子打了衣,裤,帽,袜。孩子穿不过来,她一有空就翻出来看看,像我翻素材札记一样有味儿。

她开始有了个坏毛病,黎明时分,就睡不着了,独独爬起来,一眼一眼瞧着睡着的孩子看,看着就悄悄地笑,然后对我说:孩子的眉毛是她的,但比她的淡,淡的好;孩子的鼻子是我的,但比我的直;直的好。她总是孩子,孩子的;孩子成了她生活的主弦,只要碰它一下,立即就全七音齐发了哩。这个时候,我常常就在心中叫道:那我呢?那我呢?真不知道我在她的心上,还有多少位置呢?

有一次,我到外地去出差了,我给家里写信,偏不提孩子事,她回信了,说:“你为什么不问问孩子呢?你走了,你一定觉得是清静了,可我,还是每夜每夜哄着浅儿睡,她还和我拉话儿哩(当然你是听不懂的)。你要爱浅儿,咱们在产床上就定

了的，只要这一个，你要不爱，那会伤我心的。你瞧，孩子多么漂亮，那眼睛多亮啊！……或许，你是在心上爱她，爱得比我还深，但是，你要表现哩，傻瓜！”

于是乎，我心情慢慢轻松了，才知道是我错了。原来这世界上爱，是无限的！以后的日子里，我果然发现，浅儿的出现，不是分散了她对我的爱情，而是更深沉了，更巩固了；该我十分感谢这孩子了！

从此，孩子成了我们幸福的源泉和理想的寄托，我们甚至讨论起孩子的将来了。我说以后一定要培养成个作家，写出爸爸写不出的流水般的优美韵文，她说以后一定要培养成个演员，唱出妈妈唱不出的黄莺般的动听歌子。谁也说服不了谁，只好结论道：孩子是孩子的，谁也不能强迫，让她以后自己选择吧！

孩子简直是我们家的小太阳了，一切都围绕着转起来。但我，心里却时时泛起了一种隐隐的苦恼，因为我没有了时间，也收拢不下思想去弄我的文学了，几个月来，各家报刊的约稿信在书案上压下了一沓儿，却只是无法写出一个字来。她看我可怜，便腾出空儿让我去写，但终写不出满意的，想，有了孩子的人了，半辈子已经过去，竟还一事无成！愈是苦恼，愈是写不出来，便越发地苦恼了。她就抱了浅儿过来，说：“苦恼什么呢？咱是不行了，可咱有孩子啊！你掂掂咱的后代，她会有出息的，咱们就好好培养她吧！瞧，孩子对你笑了！”

我的浅儿，果然在向我笑了哩，虽然还是那么无音儿的，在嘴唇上迅速一闪的微笑，但她毕竟是认得我这做爸爸的了么？

我笑了，我多么感激我的浅儿，多么感激我浅儿的美丽而善良的母亲啊！

丑 石

我常常遗憾我家门前的那块丑石呢：它黑黝黝地卧在那里，牛似的模样；谁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留在这里的，谁也不去理会它。只是麦收时节，门前摊了麦子，奶奶总是要说：这块丑石，多碍地面哟，多时把它搬走吧。

于是，伯父家盖房，想以它垒山墙，但苦于它极不规则，没棱角儿，也没平面儿；用錾破开吧，又懒得花那么大气力，因为河滩并不甚远，随便去掬一块回来，哪一块也比它强。房盖起来，压铺台阶，伯父也没有看上它。有一年，来了一个石匠，为我家洗一台石磨，奶奶又说：用这块丑石吧，省得从远处搬动。石匠看了看，摇着头，嫌它石质太细，也不采用。

它不像汉白玉那样的细腻，可以凿下刻字雕花，也不像大青石那样的光滑，可以供来浣纱捶布；它静静地卧在那里，院边的槐荫没有庇覆它，花儿也不再在它身边生长。荒草便繁衍出来，枝蔓上下，慢慢地，竟锈上了绿苔、黑斑。我们这些做孩子的，也讨厌起它来，曾合伙要搬它走，但力气又不足；虽时时咒骂它，嫌弃它，也无可奈何，只好任它留在那里去了。

稍稍能安慰我们的，是在那石上有一个不大不小的坑凹儿，雨天就盛满了水。常常雨过三天了，地上已经干燥，那石凹里水儿还有，鸡儿便去那里喝饮。每每到了十五的夜晚，我们盼

那满月出来。就爬到其上,翘望天边;奶奶总是要骂的,害怕我们摔下来。果然那一次就摔了下来,磕破了我的膝盖呢。

人都骂它是丑石,它真是丑得不能再丑的丑石了。

终有一日,村子里来了一个天文学家。他在我家门前路过,突然发现了这块石头,眼光立即就拉直了,他再没有走去,就住了下来;以后又来了好些人。说这是一块陨石,从天上落下来已有二三百年了,是一件了不起的东西。不久便来了车,小心翼翼地将它运走了。

这使我们都很惊奇!这又怪又丑的石头,原来是天上的呢!它补过天,在天上发过热,闪过光,我们的先祖或许仰望过它,它给了他们光明,向往,憧憬;而它落下来了,在污土里,荒草里,一躺就是几百年了?!

奶奶说:“真看不出!它那么不一般,却怎么连墙也垒不成,台阶也垒不成呢?”

“它是太丑了。”天文学家说。

“真的,是太丑了。”

“可这正是它的美!”天文学家说,“它是以丑为美的。”

“以丑为美?”

“是的,丑到极处,便是美到极处。正因为它不是一般的顽石,当然不能去做墙,做台阶,不能去雕刻,捶布。它不是做这些小玩意儿的,所以常常就遭到一般世俗的讥讽。”

奶奶脸红了,我也脸红了。

我感到自己的可耻,也感到了丑石的伟大;我甚至怨恨它这么多年竟会默默地忍受着这一切?而我又立即深沉地感到它那种不屈于误解、寂寞的生存的伟大。

静 虚 村 记

如今，找热闹的地方容易，寻清静的地方难；找繁华的地方容易，寻拙朴的地方难，尤其在大城市的附近，就更其为难的了。

前年初，租赁了农家民房借以栖身。

村子南 9 里是城北门楼，西 5 里是火车西站，东 7 里是火车东站，北去 20 里地，又是一片工厂，素称城外之郭。奇怪台风中心反倒平静一样，现代建筑之间，偏就空出这块乡里农舍来。

常有友人来家吃茶，一来就要住下，一住下就要发一通议论，或者说这里是一首古老的民歌，或者说这里是一口出了鲜水的枯井，或者说这里是一件出土的文物，如宋代的青瓷，质朴、浑拙，典雅。

村子并不大，屋舍仄仄斜斜，也不规矩，像一个公园，又比公园来得自然，只是没花，被高高低低绿树、庄稼包围。在城里，高楼大厦看得多了，也便腻了，陡然到了这里，便活泼泼地觉得新鲜。先是那树，差不多没了独立形象，枝叶交错，像一层浓重的绿云，被无数的树桩撑着。走近去，绿里才见村子，又尽被一道土墙围了，土有立身，并不苫瓦，却完好无缺，生了一层厚厚的绿苔，像是庄稼人剃头以后新生的青发。

拢共两条巷道，其实连在一起，是个“U”形。屋舍相面，门对着门，窗对着窗；一家鸡叫、家家鸡都叫，单声儿持续半个时辰，巷头家养一条狗，巷尾家养一条狗，贼便不能进来。几乎都是茅屋。并不是人家寒酸，茅屋是他们的讲究：冬天暖，夏天凉，又不怕被地震震了去。从东往西，从西往东，茅屋撑得最高的，人字形搭得最起的，要算是我的家了。

村人十分厚诚，几乎近于傻昧，过路行人，问起事来，有问必答，比比划划了一通，还要领到村口指点一番。接人待客，吃饭总要吃得剩下，喝酒总要喝得昏醉，才觉得惬意。衣着朴素，都是农民打扮，眉眼却极清楚。当然改变了吃浆水酸菜，顿顿油锅煎炒，但没有坐在桌前用餐的习惯，一律集在巷中，就地而蹲。端了碗出来，却蹲不下，站着吃的，只有我一家，其实也只有我一人。

我家里不栽花，村里也很少有花。曾经栽过多次，总是枯死，或是萎缩。一老汉笑着说：村里女儿们多啊，瞧你也带来两个！这话说得有理。是花忌妒她们的颜色，还是她们羞得它们无容？但女儿们果然多，个个有桃花水色。巷道里，总见她们三五成群，一溜儿排开，横着往前走，一句什么没盐没醋的话，也会惹得她们笑上半天。我家来后，又都到我家来，这个帮妻剪个窗花，那个为小女染染指甲。什么花都不长，偏偏就长这种染指甲的花。

啥树都有，最多的，要数槐树。从巷东到巷西，三搂粗的十七棵，盆口粗的家家都有，皮已发皱，有的如绳索匝缠，有的如渠沟排列，有的扭了几扭，根却委屈得隆出地面。槐花开时，一片嫩白，家家都做槐花蒸饭。没有一棵树是属于我家的，但我要吃槐花，可以到每一棵树上去采。虽然不敢说我的槐树

上有三个喜鹊窠、四个喜鹊窠，但我的茅屋梁上燕子窝却出奇地有了三个。春天一暖和燕子就来，初冬逼近才去，从不撒下粪来，也不见在屋里落一根羽毛，从此倒少了蚊子。

最妙的是巷中一眼井，水是甜的，生喝比熟喝味长，水抽上来，聚成一个池，一抖一抖地，随巷流向村外，凉气就沁了全村。村人最爱干净，见天天有人洗衣。巷道的上空，即茅屋顶与顶间，拉起一道一道铁丝，挂满了花衣彩布。最艳的，最小的，要数我家：艳者是妻子衣，小者是女儿裙。吃水也是在那井里的，须天天去担。但宁可天天去担这水，不愿去拧那自来水。吃了半年，妻子小女头发愈是发黑，肤色愈是白皙，我也自觉心脾清爽，看书作文有了精神、灵性了。

当年眼羡城里楼房，如今想来，大可不必了。那么高的楼，人住进去，如鸟悬窠。上不着天。下不踏地，可怜怜掬得一杯黄土，插几株花草，自以为风光宜人了。殊不知农夫有农夫得天独厚之处，我不是农夫，却也有一庭土院，闲时开垦耕耘，种些白菜青葱。菜收获了，鲜者白吃，败者喂鸡，鸡有来杭、花豹、翻毛、疙瘩，每日里收蛋三个五个。夜里看书，常常有蝴蝶从窗缝钻入，大如小女手掌，五彩斑斓。一家人喜爱不已，又都不愿伤生，捉出去放了。那蚰蚰就在台阶之下，彻夜鸣叫，脚一踩，噤声了，隔一会，声又起。心想若是有个儿子，儿子玩蚰蚰就不用跑蚰蚰市掏高价购买了。

门前的那棵槐树，惟独向横的发展。树冠半圆，如裁剪过一般。整日看不见鸟飞，却鸟鸣声不绝，尤其黎明，犹如仙乐，从天上飘了下来似的。槐下有横躺竖蹲的十几个碌碡，早年碾场用的，如今有了脱粒机，便集在这里，让人骑了，坐了。每天这里人群不散，谈北京城里的政策，也谈家里婆娘的针线，谈